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九・史部・詔令奏議類

萬曆疏鈔五十卷（卷二十至卷五十）

〔明〕吳亮輯

.....

一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閣臣類

李 植 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疏

王 國 逆惡中璫交通內外包藏禍心疏

陳希美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亟加誅戮疏

李 沂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疏

趙完璧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馮 琦 梟獍惡臣大蠹國政疏

白 瑜 直陳煤窰關係百萬生靈疏

目錄

卷二十一

林秉漢 乞處粵璫疏

王藩臣 乞除閹惡以防要地禍變疏

湯兆京 內使擅刑爵宗乞賜究處疏

周懋相 稅使飾詞庇盜有司因事蒙譴疏

沈鳳翔 奸璫擅預兵機漸不可長疏

汪若霖 欺商不宜妄追職官無辜就斃疏

呂邦耀 敬因奸璫專權畧陳遼左情形疏

陳宗欽 稅璫暴虐非常疊毒憲臣有據疏

萬曆疏鈔卷二十

閣臣類

姦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乾斷亟賜

重戮以彰國法以安社稷疏

李 植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嘗讀春秋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凡犯無將之戒

者雖跡逃之臣猶在不赦而况密邇黼座掌握中樞

者乎竊見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狼毒異常姦貪無

匹竊弄威福包藏禍心十年於茲矣此中外之所共

疏鈔 閣臣

知人神之所同憤者也 皇上明並日月於保之姦

邪諒必洞燭而稔察之矣然不卽加誅斥者無乃念

其舊人暫爲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盛

譬之癰瘤蓄毒壅結既深則重胠歸聚終必潰裂

所蚤暮寒心不得不上瀆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者

十二事爲 皇上陳之試垂察施行焉內官張大受

書手徐爵先年論死皆太監李彬親信人也因盜大

祀神祇祭品奉 世宗皇帝明旨大受發充孝陵衛

淨軍永不叙用徐爵發遣衛充軍但逃殺了是皆姦

黨賊犯不容於養舜之世者也後大受既回而保任之為股肱爵逃回而保任之為心腹受則叨處掖庭陞至乾清宮管事爵則冒濫功次擢至錦衣衛指揮是崇嚴之禁城為逃遁之淵藪矣此保罪之當誅者一也助教鄭如金曾為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矣保招為門客而私改錦衣衛總旗太監暨擢曾延燒永壽仙宮謫戍留都矣保受其萬金起為南京守備夫保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潛住京師者職當訪拏者也反用作私室爪牙俾得假虎以害眾保掌司禮凡有疏鈔

疏鈔 閣官

過豎得罪先朝者理當痛絕者也反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狼毒以殘民此保罪當誅者二也擅入宮禁律有明條保引徐爵曉夜共處直房披閱章奏凡重大之機務緊密之軍情未經御覽未送閣票而爵已先知漏泄於外矣爵又窺伺 皇上之起居探察聖母之動靜戲言褻語無不與聞宣揚於外恬不知諱由是奔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託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賂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法紀非保縱之乎此保罪之當誅者三

也去年永寧公主選婚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萬兩而天相之駙馬曲庇入選是以金枝玉葉為煤利之階也致陷公主孀居是誰之咎歟此保罪之當誅者四也欽賜戴聖夫人莊田銀兩 皇上特恩也保先勒銀二千五百兩而內帑之給方行是以 主上恩私為漁貨之地也雖為九重乳母奚暇顧耶此保罪之當誅者五也御用監歲買珠玉珍玩等物約費十數萬金保揀低者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囊贓罰庫累年籍歿逾臣家財矣止數百萬兩保悉以廣易真而古器重寶竊為已有凡遇時節進奉 皇上聖母皆是物也以 皇上之財獻於 皇上又誑騙皇上之賞賜濫乞 皇上之恩陞其欺罔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官凡有富名者保必搜求隱過而嚇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鎖房屋而檢括其家貲如在前太監鄭真曹憲孟充王臻等卒家財或數十萬或十餘萬保遣徐爵以尋常之物進於 皇上而金銀珍貨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名下者纔十之一二耳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貢賦

疏鈔 閣官

一年之入其姦食如是此保罪之當誅者七也保之第宅店房遍滿京師不能悉數如造壽地於止山口而壯麗之花園堪並西苑至於壘鴈石於成山崔巍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蓋私第於原籍而規模之華峻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間名爲一藏又王居之弗若也 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祖宗之舊制而已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八也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則擎其僕從非刑夾打恠劉皇親則請罪皆下呵令

疏鈔

開官

四

叩頭 皇上優恤勲戚隆以禮貌未嘗輕加譴責保乃敢作威凌虐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家人犯罪罪坐家長律也慈慶宮前禮當嚴肅矣馮佑過之頃內官不卽起避輒敢高聲辱罵尚知有太后乎詔選九嬪禁止嫁娶矣馮邦寧兄弟乃擇絕色二女納爲侍姬尚知有 皇上乎至於戕害平民霸占產業肆惡於外者難以悉舉是皆保有以釀成之也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也 皇上之居曰黃屋服曰黃袍器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 臣見保於選大婚

時輒自用黃帳圍繞恬不爲怪然猶以爲大婚計也及 臣昨於天壇監宰見壇內建黃帳一頂以爲此必皇上親郊所用既詢之乃爲保設也夫保一宦官耳敢爲僭用黃帳其他滅禮犯分越制踰等何所不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一也 皇上近爲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方呈覽所以厚天倫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并上之皇上 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乃保開呈 皇上者如此開呈 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豈 聖母

疏鈔

開官

五

有愛子之心 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使 陛下母子兄弟之間違傷天和其所虧損 聖德更非尠小欺君罔上莫此爲甚此保罪之當誅者十二也竊念保之罪惡千態萬狀卽罄南山之竹不能載萬分之一其彰明較著爲中外所共聞見如 臣數之於前者卽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乃大小臣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爲 皇上指陳其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密奏內庭 臣痛 皇上之勢亦可謂孤立於上矣 臣

又聞 皇上於保少加譴讓則涕泣於前以文其非退則怨訕於後以洩其憤况有大受徐爵等煽其虐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 臣所不忍言者正也 臣一芥草茅荷蒙 皇上聖恩寄 臣以耳目之責發姦摘伏 臣之職也有 臣如保不早為 皇上熟數而亟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决裂流漫必盛彼時雖欲有所言亦已晚矣 臣是以憤悶憂傷莫知所措不避死亡之誅仰瀆天聽伏祈 皇上察 臣言不謬諒 臣心無他大奮乾剛早賜 聖斷

疏鈔

開官

六

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於馮保馮邦寧等重加問謀以消餘黨則姦謀可解人心可安神人共快宗社無虞即 臣後受斧鉞以謝輕言之罪 臣所甘心也緣 臣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惶悚戰慄之至

逆惡中璫交通內外包藏禍心懇乞聖明重加究處以正國法疏

王

國浙江道監察御史萬曆十年十二月

臣待罪言官若使事關宗社安危而不為 陛下言之則 臣為負 陛下當今之時罪大惡極可以危宗社者則司禮監太監馮保是也 臣請列其欺君誤國之罪惟 陛下垂覽焉夫保受 陛下厚恩無數乃不思報主酬恩專擅權肆惡欺 陛下於冲年攬朝政為已出潛引充軍在逃人犯徐爵結為腹心大疏鈔

開官

七

開賄賂需索沿邊諸將或二三萬或以數十萬不計其數盜取內府珍寶或藏於私宅或送於原籍不可勝窮欽天下之財物以肥身家括天下之寶貨以為玩好縱伊姪馮邦柱等強梁生事奪都城內外平人莊田無數所積金玉珍寶富過於國至於外國奇異之物 陛下之所未有者保悉有之緣保擅作威福人人畏懼少有所欲誰敢不從保呼爵為樵野先生爵呼保為大德恩主終日引入禁地密謀詭計未審何為幸 祖宗列聖默佑 聖心 臣昨聞將徐爵等

問都城百姓無不歡呼踴躍頌 陛下明並日月矣夫疑人勿用用人勿疑爵乃保之心腹 陛下業已重發乃仍令保在側能必保不動念乎萬一於進膳之時肆謀天之舉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則保雖萬死曷贖也言之至此真可寒心夫保之貪惡猶其小者又舉保倖逾數事爲 陛下言之 臣聞去歲內臣中有不法者 陛下處之是也保令徐爵揚言於人曰如此舉動成何事體此欺蔑君父其漸不可長也陛下篤生元嗣普天率土孰不歡心乃徐爵傳言於疏鈔 閣官 人謂保獨有憂色此其心何心也近日輔臣張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張夜明珠九顆珍珠簾五副金三萬兩銀十萬兩其他珍玩甚多皆居正男張簡修親送至保私寓保揚言謂 陛下取之 臣恐 陛下無此事也以上三事保之倖逾甚矣此可一日在 陛下左右乎夫保之惡如此爲大臣者不告於 陛下已爲有罪乃大臣之中又有如原任工部尚書曾省吾見任吏部左侍郎王篆者交通於保相倚爲姦省吾送保金五千兩銀三萬兩謀爲吏部

尚書篆送保玉帶十束銀二萬兩謀爲都察院掌院 臣聞保皆許之矣夫都院正堂此皆 陛下股肱大臣也登用之權自出 陛下二臣安可私求於保保安得私許二臣然則置 陛下於何地乎況今吏部都察院見無員缺省吾與篆又何爲生此心乎鑽刺成風人心大壞有臣如此將焉用之昔正德年間司禮監大監劉瑾專權誤國而大臣中如劉宇焦芳輩甘心趨附以致朝政不清紀綱大壞今年流賊起明年宸濠反幾至不可收拾今馮保之惡豈下於瑾省疏鈔 閣官 吾與篆何異宇芳誘姦巧爲羽翼視法紀如弁髦 臣恐旦夕之間釀亂匪細所恃者 陛下聖明必能蚤斷耳 臣身任言責綱常所係義不容默伏乞 皇上大彰乾斷將保比照劉瑾事例如法重處以清在內之姦仍斥省吾與篆以清在外之姦庶紀綱再振朝政一新天下不太平者 臣未之信也

罪人既得天討難容懇乞聖明亟加誅戮以絕亂萌以安宗社疏

陳希美 南京兵部郎中萬曆十一年二月

臣聞君側之惡誅之必先去惡之道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斯萬世君天下者之大法也頃者伏觀邸報見江西道御史李植論劾司禮監太監馮保不法事情奉聖旨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本當顯戮念係皇考付託效勞日久姑從寬處降為奉御發南京新房閑住已又見浙江道御史王國論劾馮保不法事疏

開寢

十一

情奉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已又見司禮監大監張鯨遵奉明旨會同錦衣衛劉守有等將馮保都城內外房屋俱各封鎖具奏報下之日留都士女萬口驩呼以為保數年逆天之大惡我皇上一旦發明詔褫其職籍沒其家真堯舜之去四凶不是過矣臣復何言乃微區區狗馬之愚竊以為保負天下不容不誅之罪而在今日有不可不誅之勢為陛下計者惟亟誅之是也謹披瀝於皇上之前夫所謂保不容不誅之罪者何也伏觀天語煌煌不

曰有先帝之付託在乎保罪宜首誅乃在於負先帝負陛下也隆慶末年先帝疾革皇上時在冲齡保係近臣宜肅清宮禁翼戴王室以效掖庭之忠可也乃潛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晝挾刃直至乾清宮門茲其意欲何為乎賴皇上天助中官巡邏者求之甚急旋得其奸將大臣擎送鎮撫司考訊棄市宗社以寧然中外臣工誰不知為逆保之所勾引歟夫律有明條若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特寸刃入宮殿門內者論死故縱者與同罪王大臣既已伏誅而保係首禍之人乃竟緣漏網以致竊權敗露于今日尚可一日容于覆載之間耶此保之負先帝負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永寧公主選婚一事臺臣李植業已言之不敢瀆獨以傷殘陛下骨肉臣子痛心陛下寧知其詳耶都民梁柱起家貴累二十萬金之富途保垂涎久矣會奉詔選婚保知其家有弱子乃先意以啗之柱故賈豎耳以為賄通途保既得藉聲威睨而公主欽賜田宅等項所入又當倍之乃內而金寶外而園亭別業傾二十萬金之貲悉以

疏鈐

開寢

十二

與保不啻如臣植之所稱二萬而已夫梁柱挾重賢以厭保保挾公主以買柱遂以冠羸之弱子庸庸馬之殊選曾木彌月而公主失天矣嗟乎先帝在天之靈太后帷薄之愛寧忍願永寧公主之有今日乎此臣所謂傷殘 陛下骨肉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不誅之罪一也國家進退人才屬人主太阿之柄中官不得干預政事載在祖訓班班也乃原任南京太僕寺卿石星今任應天府府丞李已皆先帝直臣天下靡不想見風采者 陛下卽位之初特起沉

疏鈔

關官

三

廢以收天下之望以昭先帝之令德甚至策也保銜二臣章疏有禁止採珠裁抑中官之條因多方擠陷使不得志石星廷推河南巡撫矣竟以該省左布政周鑑代之星惶恐謝病自屏清時李已爲親上封劾未後時保故令中官却其章奏以激 皇上之怒由大理寺少卿左官郝貳賴 陛下憐才旋擢今官天陛下善繼善述求先帝之舊人以成先帝之美保乃私銜纖芥賊害忠良以彰先帝之過舉且也又奪皇上太阿之柄可乎此保之負先帝負 陛下不容

不誅之罪一也他如焚黷無厭濫索海外之珍寶交通外夷而不避邀遊西苑駕座世廟之龍舟至僭擬皇上而不嫌卽擢保之髮以數保之罪 臣恐其更僕未易數也若保者誠人鬼之共憤常刑之可赦也寧容於不誅哉夫保負不容不誅之罪如此 陛下聰明天縱其於欺蠹之狀業燭照而摘發之矣猶顧念先帝付託不忍加誅 臣竊以爲 陛下之念先帝是矣所以承先志而爲社稷計則未也夫付託之說嘗攷漢臣諸葛亮有言不效則治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疏鈔

關官

三

保今日豈徒不效乃其欺蠹之狀又如明旨之所摘彰如是 陛下獨不能治而誅之以謝先帝以告九廟以厭人鬼憤憤之心猶隱忍姑息不忍加誅何也 竊爲 陛下不甘也古先哲王之處宦官曰有罪勿赦之名曰養奸 臣恐其養虎自遺患也此 臣所謂不得不誅之勢也請得而備言之夫人之奸未至摘發猶卑微隱蔽以求自全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竊轡而不可馭也如水之決堤奔潰四出而不可挾也勢則然也 陛下今日以爲保寧復何所

希觀哉業發其奸臣知其怨陛下入骨髓矣夫人情怨則急急則窮極思變必致之勢也此臣所謂竊轡之馬決堤之水也當逾保掌握中貴之時陛下之前後左右懷奸蓄隱者孰非保之腹心乎今雖奉旨驅逐能保其盪滌之殆盡乎萬一狐鼠之除未盡保又不加誅是元奸在外元奸之腹心在內有如內外交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如御史王國之所慮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爲陛下危之頃者逾保南來陛下雖已籍沒其家保猶携帶僂兒數十輩裝載輜重騾車二十輛沿途騷擾聞其謗訕之言流傳道路自正月初旬入南京城中外人心匈匈惟恐一旦有變搖動匪輕祇今南京內外守備官員奉揚威靈嚴加防警留都一切門禁日中啓鑰未暮閉關皇城守衛官枕戈而寢不敢少懈豈非以保逆節亂萌之所伏也夫留中惶惶如是而陛下以爲晏然無事臣尤甚爲陛下危之也臣又見御史王國借逾瑾之惡以喻保陛下猶未甚信臣請以瑾之事爲陛下下言之逾瑾之在當時不過

武廟一狎褻聞豎耳其始止於流毒縉紳已爾迨後聲勢籍甚旋謀不軌逾保則數年以來欺侮皇上在冲齡又引用兇邪主張國是臣見其玩弄皇上之威權於掌股所謂作威大逆不啻如瑾之流毒縉紳而已矣以臣言之保之罪殆猶過之夫以保之罪浮于瑾而皇上之聰明天縱直追堯舜且遠邁武廟乃武廟一聞劉瑾之惡卽斷而誅之皇上反不能斷之於逾保耶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宗社安危之幾陛下不可不痛省也懇乞皇上鑒保之罪惡貫盈不容不誅旣如彼而在今日之逾節潛伏不得不誅之勢又如此大奮乾剛差官校將罪人馮保桎解至京下錦衣獄通查御史李植王國章奏暴其罪惡肆諸市朝以正重辜以絕隱患宗社幸甚臣愚幸甚臣世受國恩先臣在文廟時曾以死報國臣至愚不肖然宿骨孤貞不敢自靈萬曆五年荷蒙聖恩拔寘言路旋爲權奸所排斥未得揚吐而去今當世道清明事關宗社復無一言以報陛下臣恐一旦身先朝露死且不瞑目伏觀國家令典政

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既在諸人之列事非小
小政事得失之比輒敢不避斧鉞之誅以竭狗馬之
愚伏惟 陛下矜察冒犯天威不識忌諱臣已庸蒙
待罪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疏鈔

開官

六

惡黨就擒元兇未殄亟賜重處以絕禍本疏

李沂吏科給事中萬曆十六年十二月

臣聞宦官之禍肇猶腹心之疾惟英明之主蚤見預
防拔去本根故免日後之禍臣不敢遠引卽如正統
時太監王振正德時太監劉瑾舞弄朝儀傾危社稷
後雖萬死何足贖罪至冷令人切齒寒心此二朝明
鑒也臣皇上臨御以來有容年宮闈穆清朝綱整肅文
武諸臣斤斤奉法惟謹獨有東廠太監張鯨倚仗恩
寵欺天壞法膽大心雄從來未有科道諸臣所奏八

疏鈔

開官

十七

罪一一有據詔付法司覆究惡黨中外臣民踴躍歡
呼咸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必將剪除元兇以杜後
禍法司問明奏請邢尙智等俱奉旨處分張鯨姑念
侍奉多年勤勞着痛加省改策勵供事中外聞之大
失所望惡本不除爲害滋甚臣恐獲見于今日矣敢
爲 皇上極言之昔我 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極
嚴有罪不赦洪武十年五月一監官供事內庭言及
政事卽日斥遣因諭羣臣曰自古英明之君凡有所
謀必謀及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倖可

得預者今此官者雖事朕日久不得姑息決然去之
所以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太監官僅言及政事
未曾挾威逞勢如張鯨之甚也太祖卽日斥去不
肯姑息使如張鯨犯法太祖當如何處置也今科
道交章法司究問皇上已知鯨罪惡貫卽加顯戮
以洩天地祖宗神明之怒沈謂其晚奈何令罪大
惡極者而處宮闈禁掖之地乎往年馮保招權納賄
皇上已藉沒之矣近自宋坤挾詐騙財皇上卽斥
去之矣張鯨之惡百倍馮保萬倍宋坤擢鯨之髮不
足數其罪食鯨之肉不足報其冤故京師爲之語曰
寧逢虎狼莫逢鯨張言虎狼有時而不噬張鯨無人
而不害也皇上英明同符太祖不難去馮保不
難去宋坤何猶難去一張鯨耶臣伏讀明旨以意斷
之邢尙智監候處決謂其黨壞邊事使鯨不恣權雖
百尙智豈能撥置李登雲張惟德發烟瘴地方永遠
充軍謂其受賄縱情欺君賣法也然受賄賣法孰過
於鯨尙智李奇等冒領鈔銀供稱張鯨主令是實冒
領者既加之罪主令者何獨幸免此臣所未解也以

疏鈔

開軍

十八

爲鯨侍奉多年其弄權壞法亦多年矣皇上當深
恨之何復念其勤勞也以爲痛加省改猶可供事則
未聞恨于虎狼之人而可責令守門戶者也況在宮
闈左右安知不包藏禍心乎前數日流傳鯨廣獻金
寶多友請乞皇上猶豫未忍決斷中外臣民初聞
不信以皇上富有四海豈少金寶明並日月豈墮
奸詐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復許鯨策勵供
事外議紛紛遂以此事爲眞謂鯨奸謀既遂而國家
之禍自此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剛爲法割愛將
張鯨重治以儆奸邪以釋羣疑宗社生靈可俱無恙
不然臣恐皇上之聰明聖智竟爲此闖誤也國家
十六年清平世界竟爲此闖壞也以一闖官之故而
壞聖明之治壞祖宗之法壞朝廷之體天下謂何
後世謂何此忠臣烈士所以日夜仰天拊心必欲殄
滅此賊而後已也臣職在諫垣君側有惡不爲掃除
皆臣之罪故敢直言無諱聖明裁察幸甚

疏鈔

開軍

十九

奸璫竊權干撓國典疏

趙完璧 史料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六年六月

臣惟自古今天下之治常患於有明聖之君而無其臣日者皇上整綱紀振百度人心邪惡竄之草莽儼然一堯舜之主矣惟以東事大工兩者之費稍稍信用言利之臣故奸民墨夫投袂而起其始尚有報國之忠今漸轉而為市賂之地其始猶為魚肉小民之計今漸轉而為挾奪司官之權皇上明見萬里識洞密幽彼胡能仰蒙之獨其九關崇遂中外隔絕疏鈔

關官

十

聽彼一偏之辭而不加察奈何不為所欺也頃者御馬監左少監魯保蒙皇上差掣沒塩保即上疏欲節制有司請與巡鹽一體行事皇上業允其請矣臣意皇上所以允其請者必以為非此莫可得展而由此亦不擾民其種種不便處與夫不必如此而利亦不減之道保必不肯言故皇上信之不疑使有為皇上言之者皇上與日月同明豈肯不加察而遽許之乎試為皇上上言之以為不便者五皇上試垂察焉五者何也擾害民生一也阻碍正額

三也接見生嫌三也騷擾驛遞四也塞賢通奸五也何言乎擾害民生也臣聞之中官之說詩書而敦禮義者少矣即有賢者必不講求為此為此者皆嗜利無恥之夫都下流來無藉之徒賄納以為爪牙各持其橐而求盈於一往於此之時虎視鷹鶻恨不入百姓之家而捶其髓而百姓所恃以為命者幸有賢有司其力足以擔當其權足以庇護也今一蒙其節制是有司皆為屬官其所隨無藉之夫入市攫金下鄉箕歛借彼之名而導之為非其孰從而禁之是所謂疏鈔

關官

三

莫敢誰何矣此其不便者一也何言乎阻碍正額也天下食鹽之人止有此數即今額鹽尚有積滯猶有民不樂食而強派之者何也鹽非可以療饑特加之菜羹耳額鹽尚積而今又每歲加四十萬引此流則彼必空藉令自售民猶有樂其賤省而賈之如此則國有利而彼無利也彼惟不樂乎此故請節制有司以為節制有司鹽不行則可通令有司為之派散夫有司既為節制安得不遵夫正沒兩行則民不堪命必至逃亡先其積沒則正額必減日至追比語曰天

下之勢不慮瓦解而患土崩土者民也民心一搖不可復收方今歲荒民糴糠草根不可得飽而欲責之食鹽又欲其多買無用之鹽奈何不搖動乎此其不便者二也何言乎接見生嫌也在外知府運司於巡鹽御史皆有停叅跪揖之禮而兩官腰蓋俱黃於體統亦已稱尊府僚州縣往往皆有英氣少年科甲之輩衛青大將軍重臣也汲黯尚長揖不拜此等官屬豈肯甘心于宦豎之前行謁拜之禮耶有司既不肯行禮其勢必至于相爭彼負其氣此抗其權兩抗相

正金

卷四

三三

敵必且煩奏辨而混 皇上矣於此之時將抑中貴則是 皇上之所差也必且不能將究有司則天下後世謂 皇上重中官而輕儒臣臣恐不能不少爲聖德聖名累也此其不便者三也何言乎騷動驛遞也蓋利之所在人爭赴之自中使諸役之興天下遊手遊食之人各挾數十金以賂被差之臣被差臣樂其所入廣收博攬故一差而或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而此四五十人七八十人者又暗受人之賂欺所差之人而私帶之往每至驛遞先索折馬錢所謂折

乾也每騎馬匹又要銀十錢然後肯騎無錢則弔鎖馬夫長鞭責背夫驛遞官微猶賴有司爲之節制今既蒙其節制則必緘口不敢言矣驛遞之人工本原薄况今節爲條議裁削已至微貧之骨今又如此其勢必至逃匿而來加添買補不忌也此其不便者四也何言乎塞賢通奸也蓋彼之所謂先以節制有司又與巡鹽御史一體行事夫巡鹽例有舉刺然皆與撫按相同司道相關共訪其有賢否之實者然後舉刺之今若令中官有舉刺之權則闕茸不肖之夫必剝民膏以行厚賂而清廉之輩必且遺棄而不得舉賢否混淆是非倒置斥涉之典將何所憑其不有累於堯舜之明者未之有也此其不便五也夫有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益也去此五不便也其利未嘗加損也何也 皇上之差中使也原爲取利也苟不減於利何故并其節制之權不惜而並與之蓋鹽者人之食也商人之賣鹽賣於所必食者抑何假於威力商人之種鹽希有所息也商人自樂爲之又何假於威力二者不假於威力則亦何藉於有司中使

正金

開官

三三

但坐持奇盈之權四十萬之鹽引自能通行自可得利有司之節制不節制何與也而所以必欲節制蓋欲假皇上之威多挾詐有司諸臣以為受之地耳蓋不節制則名歸帝王利歸朝廷節制則害在天下利歸中使也皇上試以此自度之乎則思過半矣不特此也臣往來長安中聞此輩皆受奸商厚利而為之者奸商巧賈罔利登壘或持千金或合萬金共賂一宦寺之臣為之求通宦寺又恐皇上不信又以千金轉賂一無廉之官為之上疏而遂令薦已以往故倩人上疏之內臣皇上閱本而遂命之不覺墮其術中皇上不信臣言試觀今魯保果本內無所薦否耶是利未及於國門而貨已歸於私室矣臣又聞此輩得旨之日諸路並往於所屬有司要其賀禮而又聞各衙門散局之官皆自矜誇能以本薦人而令皇上必聽而用之以騙無知之厚賂喧喧嚷嚷景象可駭皇上焉得而知之即今吏部諸司并九卿大臣皆令各舉所知皇上親點以除授何不於此事亦照同舉例令同禮監擇其知詩書大義曉

疏金

開

三四

通理義存賢聲者數員皇上親點一員以往不必用其本內所薦亦不必用其奏內奸民毋令節制有司使不得以舉刺之言搖嚇人心以杜奸私之竇倘或事有難行勢有不一者不妨與撫按商議轉行司道夫有司莫非王臣此亦莫非王事孰敢有不遵者耶執此以往皇上益彰聖德之明而並享其利天下皆受安平之福而共頌其名矣若夫湖口不得節制有司必會同撫按者大畧與此同也善乎我太祖之言曰古之宦豎在宮不過司晨昏供使役而已朕謂此輩豈可假以威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戒履霜堅冰之漸也大哉王言千古永鑒矣何者客用張誠皇上皆遠見而洞鑒之是皇上之所行與太祖之所言正相符也而今乃令之與撫按顏頑與方岳並峙乎臣不敏不敢以為盡善也臣苦病常恐身先朝露不得吐一時之忠以報君父故於此也不敢不喋喋致之伏惟皇上矜哀其愚三思其事勿令臣徒苦其思而天下多其擾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疏金

用

三十五

梟獍惡臣大蠹國計首倡阻撓屢抗命疏

馮琦吏部右侍郎
萬曆二十八年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阻抗命煨燼木植攘剋貪濫事情便着該部院叅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惟 皇上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 等叅看處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 等會同戶部尚書陳渠等部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謹從公奏實看得山西

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與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晉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耳 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叅以孫朝今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仇少與卽與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內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叅內臣內臣亦叅撫臣此乃二臣兩相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係鄰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有貪濫攘剋賊至三十餘萬則 等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遠 皇上試加訪其房屋田產多寡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爲貪濫指節省爲攘剋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 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相爭則壞謂宜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內速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病國下不病民如

其復有忿爭當兩發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內臣之奏單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爲有損蓋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衝邊激揚大吏卽有官吏貪贓攘財之事更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內臣又合羣小而哄一內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無幾矣且官府當爲一體內外皆是王臣故當虛心以觀之平